黄芝冈遗作两篇

黄芝冈

黄芝冈(1895-1971),近现代戏曲史家、民俗学家。原名德修,又名衍仁、素、伯钧,湖南长沙人。为“左联”最早成员之一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,曾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。对戏曲、民族民间文学均有研究。著有《中国的水神》、《从秧歌到地方戏》、《汤显祖编年评传》等著作。治学严谨,史料详实,颇有创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。

本刊获黄芝冈先生之子黄大定先生委托,将陆续发表黄芝冈的相关遗著,以飨读者。

论采茶*

京剧《小放牛》是我们长看的戏,牧童哥和姑娘对歌一阵完事,情节和组织都不像舞台戏,因为是太简单了。

《采茶》和《山歌》有人说是一种东西,有人说不是,拿《小放牛》做它们的解答是最有趣的。《郁林州志》说:“元宵以前,乡村中有扮竹马春牛戏者,竹马则唱采茶歌,春牛则唱耕牛曲。”《小放牛》是《竹马春牛戏》移上舞台,可无疑义了。牧牛哥虽不骑春牛,姑娘虽不骑竹马,拿马鞭子代牛马是旧剧的老例如此;但他们所唱的是《采茶》还是《山歌》却又不能一言而决了。

《荔蒲县志》:“元宵,选清秀孩童,艳装女服,携花蓝唱采茶歌。”《融县志》:“初一至十五,乡村则扮姊妹十二人,执筐唱采茶歌。”《容县志》:“采茶用乔装男一女二,更唱迭和,从正月至腊月,逐月皆有茶歌。”便可知《采茶》是农村妇女采茶的化装表演,和《竹马》原非不可分离,

《采茶歌》即《十二月采茶》小调,和《山歌》也自有区别。

但另一方面看《小放牛》,“天上的娑罗甚么人儿栽”,分明是《山歌》里的《盘歌》,在戏剧中却又成为小调子了。《十二月采茶》原是《山歌》与否却也无从断定,或许在采茶妇人们的口里是一种《山歌》。在化装表演的《采茶》中,从歌和音乐配合起来,成为一种小调也不一定罢?

《春牛》是牧牛的化装表演,正和《采茶》一样,不扮牧童骑牛便用两人执纸牛头像舞狮似的,再由一男子扮牧童,二男子扮采茶女做纸牛头点缀,因此,这化装表演也可通称《采茶》了。《舞牛歌》是一种对唱,也是一种小调,因为《春牛》合着音乐也和《采茶》一样。

因此,一切都没有显然的界限,无论《山歌》也好,《采茶歌》也好,《春牛》也好,《采茶》也好,连《花鼓戏》也是《采茶》,也同样在此一类农村新年娱乐之内。这《采茶》是要札《采茶台》的,便是说将《采茶》移到舞台上;台自然极简陋,因为“采茶班”是流动的戏剧团体,音乐也不过锣鼓二弦,脚色却有旦、丑、生、净的几种区别,最精彩的戏剧是《赶子牧羊》、《国珍打铁》、《文进降妖》……湖南人叫它做“花鼓戏”的,广西人都叫它“采茶戏”了。

我们不当忘记,湖南的花鼓戏《王二卖肉》,花鼓婆子两姊妹所唱的大套小套中,有“十二月采茶”。花鼓戏和《采茶》是一是二,便自然可不用争论。花鼓戏像《白牡丹对药》是盘歌方式的,但唱法却用花鼓调;《李四复情》的《十打》却是小调。花鼓戏大都是《山歌》、《小调》的集合体,从戏剧组织说,它是《山歌》、《采茶歌》、《春牛》、《采茶》的最后阶段,因此,便成了集大成的《采茶》了。

* 本文原载《太白半月刊》第一卷第12期,1936年出版。

对旧的农民娱乐，农民戏剧不应当太个别的研究。像《采茶》，当看清它的大领域和领域中不明显的区别；《采茶》的大的领域几乎是农村大众艺术的全部，如果能在这一领域中作研究的进展，和一点一滴的个别的把握是不可以同日语的。

谈两广人的舞狮*

中国古时原只有虎豹犀象，被古代开辟农田的人从北方赶到南方；狮子据《后汉书》汉章帝章和元年才由安息国贡献到中国来，它原是西域的猛兽。

舞狮也不是中国的杂耍，据白乐天的诗，是由西凉传入中国来的。白乐天的《西凉伎》说：

西凉伎，假面胡人假狮子，刻木为头丝作尾，金镀眼睛银帖齿，奋迅毛衣摆双耳，如从流沙来万里。紫髯深目两胡儿，鼓舞跳梁前致词：“应以凉州未陷日，安西都护进来时。”须臾云得新消息，安西路绝归不得。泣向狮子涕双垂：“凉州陷没知不知？”狮子回头向西望，哀吼一声观者悲。

《西凉伎》将贞元时的舞狮写成手势戏的样子，总算是较翔实的记载。现在且分做三方面说：第一是“胡头”，第二是狮的“假形”，第三是手势戏的演出；再由唐人舞狮说到现代，看一看两广人的舞狮：

“胡头”是最早的面具，用在宗教仪式上的像荆楚岁时记的“逐疫”，用在手势戏上的像唐代的“拨头”舞；因此，它可以有两方面的演变，“逐疫”像喇嘛教打鬼，“胡头”是可由此变成大头和尚的，“拨头”的“西域胡人”，“山高水深，宛在其貌”，“胡头”变成狻猊头，也自是意中的事。

於是，宋代京师货药人舞狮，便以狻猊代“胡头”，到明代大头和尚又和舞狮发生关系了。《友会谈藪》说：“京师货药者多假弄狮子狻猊为戏，聚集旁人。供俸者形质么麽，颐颊尖薄、克肖狻猊，复委质於戏场焉。韦绳贯颈，跳踉不已。”《陶庵梦忆》纪绍兴灯景：“会稽县西桥斗狮

子灯，鼓吹弹唱，施放烟火，挤挤杂杂；小街曲巷，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，锣鼓声错，处处有人团簇看之。”和两广人舞狮的情景也相差不远了。

两广舞狮，引狮的一是猴子，一是大头和尚；有时，猴子被称做小鬼，大头和尚便改用土地公公了。舞猫狮也用小鬼，但土地公公又被称做罗汉。总之，由唐代舞狮的“假面胡人”到现在的猴子、和尚，乃至於小鬼、土地、罗汉全有脉络可寻，是一是二，大可不必多谈了。

两广人所舞的狮子，“睡狮”是长见的一种，但“睡狮”这名称是不大入人耳的，於是将“睡狮”改成“瑞狮”，或竟叫它做“醒狮”。这狮子的头像一只米箩，如果你将两手握住米箩边缘，将米箩倒举起在你的头上，两广人舞狮头是怎样一种舞法，便可想而知了。狮头是红色的，依两广人的好尚。贴上许多花草，但和“青狮白象”的话，不免背道而驰；最奇怪的是两广人的狮头顶上会生出一枝独角，围在角旁有四枝更短的角，这好像是“辟邪”，又名叫“狷”的一种动物，其实是南中产的犀牛，狮子到两广已大非本来面目了。

《容县志》：“由元日迄下弘止，各乡竞为狮鹿采茶鱼龙等戏，凡舞狮曰跳犀，舞马曰跳马鹿，总谓之跳故事。”便可知两广人舞狮实是跳犀。犀牛既是交趾、邕管、南海一带产物，在两广曾留下很多的遗迹神话，外国的猛兽到两广不但中国化了，而且地方化了，习俗的移转力量也很可观了。

但两广却也有无角的狮子。有一种叫蚂蚁狮的，因为它的头形极像蛙头，而且它将下嘴和上唇相抵触时会发出啾啾的响声，所以叫蚂蚁狮。更有一种叫猫狮的，是一人独舞的小形狮子，头形和猫相似，所以叫它猫狮。这两种的头顶上都没有独角，但这样的狮子在两广是不长见的。

“瑞狮”的舞法是自成一种手势戏的。像郁林五属人竟将“瑞狮”分成六段表演。最初是表演“出山”，“出山”又名“拜神”，因为狮从山洞钻出，当先得神的允许，不然便会迷路，或将有不吉利的事情出生了。当它刚钻出洞来，便向神灵拜跪祈请。这时舞狮的将狮头一俯一仰，一举一

* 本文原载《中流》第1卷4期，1936年出版，第238-240页。

落，朝落“烧狮”的人进行，离“烧狮”的人约三步，又将狮头退到原处舞动，他的两只腿是不断交踏着的；舞狮尾的只跟着狮头舞弄，共进退三四次。这时的锣鼓声是绵密而和谐的，狮头要表示它的诚敬，像我们鞠躬行礼一样。

其次是表演“抢青”。狮拜神完了，走出洞来，肚里很饥饿，非觅食不可了。这时，山巅上的猴子，大头和尚拿青叶果菜戏弄它，狮想抢到果菜，跳去抢猴子的，猴子爬到树上去了，再跳回抢大头和尚的，大头和尚三步两脚跑到狭洞里去。於是狮子发威了，这一吼，那一跳，张牙舞爪，长毛直竖。

“抢青”时舞狮的人将狮身蹲在地上，狮头对果菜作覬覦的表情；当戴着猴子面具和大头和尚的假头的人用青叶来戏弄它时，舞狮的尾先立起来，舞狮头的随即跳起，将狮口一翕一张，向着他们；这时锣鼓喧天，好像狮吼一样，狮便跳动起来了，随着青叶跳，像抢果菜似的。

猴子和大头和尚将果菜抛给狮子，让他抢着吃了。狮子吃饱了，便准备整容，用口先舐着长须，再舐着身上的长毛，其次便表演“舐须”了。这时舞狮头的先蹲在地上，伸出一条腿将长须剔起，用狮头的口一翕一张地舐着，其他一条腿是跪着的姿势；再伸出跪的一条腿剔须，用狮头交换舐完，便将狮头扭转，舐背脊的花布（背毛。）舞狮尾的，当这时只蹲在地上，狮头向左扭转，狮尾向左摆动。狮头向右扭转，狮尾向右摆动。

狮子舐完须了，出了一身大汗，气喘喘地像六月天的狗，张着口伸出大舌头来，身子渐渐困倦起来了，它一面深深呼吸，一面蹇着身体，渐将狮头偎近臀部，睡起来了。所以，其次的表演是人所称的“瑞狮”。这时，舞狮头的将狮头向左轻轻一摇，再往右微微颤动。舞狮尾的徐徐向狮头缩近。作蹇曲的形态，并将尾部微微摆动；舞狮头的一面将狮头微微颤动着，一面挤近狮尾，作成睡状。这时的锣鼓只轻轻地敲着。

狮子睡了，猴子从树上爬下，大头和尚从洞里钻出来，它们手里又握着一把果菜，戏着这只睡狮。当青叶触到狮的身上，狮张着银铃似的眼，盯着戏耍他的，先摆两下尾，於是挺直了腰，竖起了毛，怒吼一声，又跳起来。这一段表演名叫“翻身”，又名叫“醒狮”。

当戴面具和假头的拿着青叶戏狮子时，舞狮头的便将头扭正，微微摆动，作呵欠的形态；舞狮尾的向后退转，站立起来，舞狮头的跟着跳起，翕张着狮头的口，向青叶舞动。这时。锣鼓又大打特打，象徵狮的吼声。

於是，猴子又爬上树了，大头和尚又钻入洞去了。狮子也感到没有希望，腹也饱了，睡也醒了，便没精打彩地一步一步走上山去。这是最后一段表演，名叫“牧山”。但“牧山”仍需拜神，这是祈祷它回山时一路平安之意。

猫狮的舞法是以跳掷为主的，因为它只由一人手托狮头，再将身下部和尾穿过跨下，系向体前腰间，所以它便於跳掷。在它的舞法中有一种叫“台跳”的，先用方桌砌成高台，由小鬼翻筋斗上第一层桌，再勾引猫狮翻筋斗上第一层桌，於是由第一层到第二层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直将猫狮引上最高一层桌子，小鬼便再用筋斗翻身而下，直到平地，和罗汉做饮酒贺年的玩意儿了。

猫狮在最高一层桌上，脸朝天做睡的样子；一会又陡然惊醒，来一个“鲤鱼翻身”。像这样一连几次，才从桌上跳起，然后跳跳舞舞，到最后用一个“猛虎下山”的姿势，由最高一层直跳到平地。这自然又是一种手势戏了。

舞狮的手势戏，虽只从《西凉伎》见到它较翔实的纪载，但最早当从汉代“角觥戏”来穷究它的根原。“角觥戏”的“仙倡”虽没有舞狮，但也曾“戏豹舞熊”，跳虎游龙，且讲跳白虎罢，像“东海黄公，赤刀粤祝，冀厌白虎，卒不能救”，西京杂记详述这故事说：

有东海人黄公，少时为术，能制蛇御虎。佩赤刀，以绛缯东发，立兴云雾，坐成江河。及衰老，气力羸惫，饮酒过度，不能复行其术。秦末有白虎见於东海，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，术既不行，遂为虎所杀。

这不和舞狮同样是手势戏吗？因此，两广人舞“瑞狮”，照例在“牧山”之前，“翻身”之后，停下狮头，来几套“白鹤拳棍”，或许，舞狮和汉代“角觥”也不无一脉流传的痕迹可寻罢？

[责任编辑] 黎国韬